

筆記小說大觀集

龍川別志 宋蘇轍著
蒙齋筆談 宋鄭景望著

進步書局校印

杭州別志
卷之五
雜錄

杭州別志
卷之五
雜錄

宋 蘇轍著

龍川別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龍川別志提要

宋蘇轍撰元八卷是書据明商維濬本作上下二卷知任意離析已非其舊矣書中所載多耆舊之餘聞非若略志十卷肆論朝政轍當時所與交游率皆勝流宜其耳濡目染具有端緒朱子於蘇氏二子頗有微辭徒以二程故追修洛蜀之怨耳然所作名臣言行錄強半援引及之則其服膺是書可不言而喻矣

龍川別志卷之上

宋眉山蘇轍撰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敝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為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

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為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為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張永德事周世宗為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為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姿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卧内。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

嘗有人告承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即械而送之。」承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周顯德中，以太祖在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王溥亦陰效誠款。今淮南都園則溥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勛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猝遣將，吾儕之罪也。」入溥手幾血出，溥無語。既入見比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慎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由此太祖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為首。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為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而實非狂也。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

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駝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足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泊。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為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為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矜之色。王欽若深害之。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海內。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

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意猶未決。莫適與
籌之者。它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何
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
決。時王旦為相。材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為人類。馮道皆偉然
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
不能以正自終。與道何異。

祥符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為天書使。常悒悒不樂。上之初即位。李沆為相。
旦叅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
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
老不及見此。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諫則業已同之。欲
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既寢疾。欲削髮披緇以殮。素善大
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年以為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為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

不進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皆花籃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矍鑠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為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

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敘一二。

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卧枕宦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遂議立太子。廢劉氏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誅懷正。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溺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作一好麻耳。億乃少安。準初為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指。誅異已者。使楊億為詔書。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書草。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勳。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書。謚曰文。李淑為之辭。其略曰。自昔天僖之末。政漸宮闈。能協元臣。議尊儲極。蓋準為人忠亮自信。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橫失眾之事。未必不為

國之禍也。

楊文公晚年居陽翟。素厚楊瑋。瑋嘗辭赴舉。求貲糧而行。公命以千錢予之。瑋本責辦於公。既得此。殊非本意。然亦不動。公熟視之。良久。亦無它。瑋辭去。公命乘驢於階。瑋不肯。公拊其背曰。子他日不可。今日可矣。子異日必為吾此官。既而以錢百千貸之。瑋遂及第。名位率與文公等。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明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罷。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由此入直中書。見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眾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謂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口。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憲知制誥。當直。

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沈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丁謂既逐李公於衡州。遣中使賁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多緣伏出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終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條法。妄有舉動。適為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為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果如秦王墳。何故不就。中和曰：山陵事重。踏勘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

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謂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於簾前訴之。移時有內侍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

內臣張懷忠者。劉后閣下親信人也。慶曆中監書庫。為張安道說此事。

章獻垂簾。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司錄。及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程琳亦嘗有此請。而人莫知之也。仁宗一日在過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仁宗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怒也。

王沂公為相。兼玉清昭應宮使。宮焚而罷。呂許公當國。是時太后臨朝。仁宗尚幼。公

能以智輯睦二宮。無纖毫之隙。及許公薨。仁宗方視朝。慟哭久之。顧左右大臣曰。呂夷簡死。誰復能辦大事者。及舉哀。哭之甚慟。遂以祭奠器皿盡賜其家。張公安道時攝太常卿。親見其事。其後奉勅撰許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協二宮事。安道於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復記此事。良久乃曰。明肅章獻嘗自言夢周王祐真宗長子早來告。將脫生荆王宮中。時允初初荆王少子始生。所謂五相公者。太后欲取入宮養之。呂夷簡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許公信有力矣。

章獻皇后崩。呂公以后遺命冊楊太妃為皇太后。且復垂簾。士大夫多不悅。御史大夫蔡齊將留百官班爭之。乃止。許公歎曰。蔡中丞不知吾心。吾豈樂為此哉。仁宗方年少。禁中事莫主張者。其後盛美人等恣橫爭寵。無如之何。許公之意。或在是矣。然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家用事。亦何所不至。古今母后臨朝。如宣仁后專奉帝室。不為私計。蓋未有也。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仁宗謂劉氏大孃孃謂楊氏小孃孃。

章懿之崩。李淑護喪。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疏。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對曰。李無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以事任。李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西浙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質。

之時燕王貴盛。嘗為門生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為叅知政事。甚善呂公。為沂公言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於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為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叅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李公王公雖以疏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為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